

爱情感冒

■ 岳秀红(四川)

校园是一个生长纯粹爱情的地方。那时候我和扬都是穷学生,但我们有纯粹的爱情。我和扬读的是师范学校,每月学校发饭菜票,另外还发 20 多元的粮油补贴。二十几元钱不多,但足够让我和扬看一场爱情电影进一次中档舞厅喝两杯味道 OK 的咖啡。更多的时候,二十元钱会换来一大束红艳艳的玫瑰。扬喜欢玫瑰。我们纯粹的爱情添了玫瑰的芳香和鲜艳。我和扬总在周末将我们的爱情开放在都市的大街上。繁华的都市我们纯粹的爱情是朴素风景。下雨的周末淋不湿我们的爱情,我和扬仍然外出,在都市的大街展示我们美丽的爱情。我们没带雨伞,不大不小的雨增添了爱情的浪漫和情调。其实那天我们只是重复一直以来的爱情行为。我们看了一场唯美爱情电影,我们在咖啡店喝了两杯苦苦甜甜的咖啡,我们到花店买了一小束红艳艳的玫瑰。不大不小的雨中都市的大街小巷飘扬苏芮的歌,仿佛特意雨中牵手的我们而唱。我们静静地走,青春的手越牵越紧。很快我们的

脸湿了发湿了衣服也慢慢湿了。雨水润入我们嘴,我们尝出了一种特别的咸。泪是什么时候开始流的,我们真的不知道。返回学校的路上,我突然感觉扬的手在轻微颤抖。随后我听见扬的喷嚏声,不疾不缓地为苏芮的歌伴奏。我问扬:冷吗?扬轻摇头,摇落黑发上串串水珠。我固执地把扬带到学校附近的私人诊所,让那位年轻大夫给扬开点感冒药。我接过年轻大夫递过来的药,却掏不出一分钱付药费。聪明的扬见我掏半天没掏出钱,把手中的玫瑰递给年轻大夫:不好意思,钱用光了,这花就代替药费吧。年轻大夫微笑着接过玫瑰,拿到鼻前闻闻,又递还给扬:这算我送给你的玫瑰吧。扬的感冒不久就好了,我们纯粹的爱情随即结束。扬交了一位新男友,就是那位开私人诊所生意火爆的年轻大夫。



一段时间来,九州鹏达实业集团的创始人杨风坤,望着财务报表上的销售额,心里乐开了花,日子天天像过年……可是,自从职业经理人、总经理吴崇凌离开集团公司后,杨老板又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中了。创业时不足 20 人的小建筑公司,经过 30 多年的摸爬滚打,发展成拥有 3000 多名职工,5 亿元固定资产,集建筑安装、重工机械、纺织印染多种行业的集团化公司。不料 2008 年的金融海啸,使亏得一滩糊涂,造成近百名纺织工人下岗失业,企业濒临倒闭。他开始问自己:“是不是自己的金融敏感度不强?是不是该交班了……”杨老板陷入深思。而他在外留学的儿子不但拒绝了父亲期望接班的愿望,反而让他选聘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一次高管会议结束后,总助理侯胜华尾随杨老板来到办公室,对杨老板建设:“杨总,你不用担心,只要设定一个‘门槛’,迈过这道‘槛’的人,就是能人,可以考察留用,迈不过去的,再让他卷铺盖走人也不迟。”经过杨老板无数次地考察、摸底和座谈,

一方玉玺

■ 犁米(山东)

具有海归背景和拥有大型民企高管资质的吴崇凌坐到了总经理这把“交椅”上,成了九州鹏达实业集团新的“掌门人”。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吴崇凌狠抓管理和营销,使处于举步维艰的集团公司重新焕发了活力与生机。“吴崇凌,快递收货!”“什么东西?”“好像是石头,挺重的。”“你搞错了吧?我可从来没有购买石头。”“吴总,没错,是我给您网购的泰山墨玉玉玺。”这时,侯胜华急匆匆地从隔壁的办公室里跑出来,狡黠地笑着对着吴崇凌说道,“我看到您借大的一张办公桌上面,只有一台电脑和笔筒,太单调了,就给您买了一方泰山玉玺。眼下当老板的都时兴在办公桌上摆个泰山玉玺,这叫‘稳如泰山’!”打开包装后,只见一方散发着莹莹绿光的泰山玉大印章呈现在吴崇凌和侯胜华的眼前,他俩小心翼翼地将大印章摆在了吴崇凌总经理的办公桌面上。有了这方玉玺,吴崇凌的办公室似乎满壁生辉,陡添了几分豪气与霸气。“崇凌呀,你上任后,车间里的机器转

起来了,工人干活积极了,工资按时发放了,能取得这样好的效益,你功不可没。但是,你们年轻人呀,有些事情做得还欠妥当,以后的路还长着呢,要谦虚谨慎啊!”曾发誓将不再干预公司日常工作的杨总来到吴崇凌的办公室,背着手绕着泰山玉“大印章”惊讶地问道,“这是什么啊?这个好东西!”“侯总助理说这是泰山玉玺,他从网上给我购买的!”吴崇凌局促不安地回答道。“泰山玉玺好啊,以前皇帝老子才敢摆这样的玉玺呢。”杨老一转身盯着吴崇凌的脸问道,“你知道这泰山玉玺有什么寓意吗?”吴崇凌一脸茫然地回答道:“侯总助理给我买来后,我也没问它什么意义,感觉好看就摆上它了。”“你先打听打听年纪大点的人,这泰山玉玺摆在办公桌上到底有什么寓意!”说完,老顾问头也不回地走了……没几天,侯总助理晋升成了集团公司的总督导,并且主持了公司的全面工作。只是那方散发着绿翡翠光芒的泰山玉玺,再也没有人欣赏它了,张扬而又孤独地在吴崇凌的办公桌上摆放着……

古城阆中那些四合院

■ 静水(四川)



阆中,这座以中国第一风水古城而扬名的城市,嘉陵江弯弯曲曲如翠绿丝带三面环绕,将山、水、城尽揽其中呈 U 形太极之势。如此壮观奇特景象,却在转身间匆匆模糊,袁天罡李淳风高深莫测的身影,瞬时被另一种灵荡神飘的气息转换。我的定性肯定不属于朝夕暮改那类,惟一可以解释的必定是阆中满街满巷的四合院了。杜家的,李家的,谢家的,张家的……木质穿逗结构,串珠式格局,几进几出错落有致,大都布置在同一中轴线上连串数道天井。这种庭院在我家乡断然没有。也曾去过一些古镇,加上时下大兴复古之风,天然之古或者效仿之古,因儿时情愫,总是念念不忘。无论走进阆中哪家院子,先不说变化万千的雕饰镂刻,随便欠身坐下就是一把被时光打磨得黑光锃亮的太师椅,单就青石青瓦首先就牵引了心子。一砖一瓦一窗一墙,格局在沧桑变迁中几乎没有改变,只有青石板将

深深浅浅痕迹嵌入凹凸,随意斑驳着。这些四合院,无论秋风簌起,还是风和日丽,更或是战火纷飞,每一道随时光划过的蛛丝马迹,都不曾因风而逝。阳光的,隐秘的,该流芳的流芳,该矗立的矗立,不会随随便便“千古”而倍显珍贵。院子是静谧的,虽然时有与庭院古韵格格不入的外来客似燕雀般涌入,嘈杂喧嚣会使庭内树叶或海棠花瓣如前朝往事纷纷落檐。时值初冬,微寒的风还不具备扼杀突来的想像,透过雕梁画栋,有多少隐秘故事在这里发生,是显而易见。扶梯之上,目光直窥闺房,应该是闺房吧,因为看不出与别处有什么区别,或是楼阁在转弯处分外寂静,反而放大了涉入者的的好奇心,一直盯着紧闭小窗,生怕转身那些木窗会霍然打开而错过向我投来的娇羞一笑。偏院一定是当年姨太太们的起居之所,曾经婉啾如啼的川音如醋香般弥漫了整

个庭院……瞬间,似乎走廊有丫鬟疾脚步,我听见茶盏在空气中凝固的声音,也听见堂屋斥责声压过了燕儿呢喃。黄昏正带去一切故事,单就剩下一院紧邻一院的院子,用传统方式适应着那些以此为求终身难变的寻觅者。只是雕花小木窗内已做了客房的现代陈设,会提醒自己过客身份。那些始于唐朝,兴于清代,院院相连,厅厅相衔,错综复杂的设

计让初入者一不留神会迷糊了方向的庭院,历经动荡变迁,并没有随所有过往而失去本真。上千年来,它们没日没夜驮着时间走到现在,任边角锈蚀荒草丛生,任川北灯戏铿锵的锣鼓声游走于醋香浓郁的巷子中……庭院大都作了客棧,千年的近代的,脚步匆匆来去衔接庭院所有光阴。商贾巨富、凡夫走卒或者负笈旅人,甚至杜甫陆游留下的履痕诗情,空气间偶尔一丝异样都会让人捕捉端倪。院子还是那些院子,做为客棧身份为南来北往漂泊者提供暂栖之所,收纳频繁替换的身影在这里不断添些琐碎。正院也好,偏房也罢,又或者楼台楼阁,多少恩怨情仇、风云故事,都化作了深巷那些清风,随了岁月消逝。倒是一副又一副悲喜场景,在那年那月的传说中发酵于今朝,促成四合院成就一段嶙峋岁月,却绝非古旧得在风雨中湿漉漉地失忆——千年,难以是它的垂暮。也终于明白为

什么风可以轻意吹走一张纸,却吹不动一只小小蝴蝶。但有一点不得不承认,深巷中谁家院内传出的轻咳声,再也不会是民国或更远时期那身沉痾了。阆中四合院与儿时居住的四合院不过一道时光之隔,却不敢践行先人遗迹留宿一夜。一个滞留过古今许多名人步履,也担当得起寄予深情抒发感慨的地方,同时带来的岁月痕迹,在太老太陈的过往中,难免被过多旧时光浸渍而演化成阴森之状。这与儿时一些情节不谋而合。比如儿时睡觉若右手放在了胸口上,会出现可怕梦魇,很多鬼魅在院子内飘来飘去,其中一个会从天井这边飘到天井对面屋檐的街阴上,然后不停前后伸缩着双手,呲牙咧嘴冲着窗内的我惨笑。如此梦境在儿时大院中重复了很多次。无法诠释这一切,怀念却依然日复复甦。就阆中四合院而言,也莫过如此。

白鹤飞舞

■ 汪雪英(东莞)

一群白鹤 排成人字亲吻湖面
蜻蜓点水式的 说爱你

一些不知名的青鸟栖于湖泊
一湖水鸟的声音 伴着阵阵虫鸣的
叽叽

一群青鹤
它们戏水,游于湖中,它们用翅膀拍
打水面
哗哗的水声溅起,就是优美的歌声

抑或它们在空中飞舞
舞出优美的弧度
一湖碧水,上白下蓝,碧波万里一往
无垠
一只鸟儿呀呀的叫着飞过湖面
惊起 蛙声一片

蜀山

■ 野松(江门鹤山)

一座远离巴蜀而名蜀的山
海拔不高而危耸
在大江之滨大湖之畔
在这中原大地
谁把灵气与豪情放纵

没有上天之梯
却有这么多人来攀登
气喘吁吁,上去了又下来
是为了触摸岁月的峥嵘
还是为了感叹尘世的灰朦

只有你才永觉云淡风轻
挺直如饱经霜雪的青松

记忆是清晨江边的露珠

■ 侯平章(东莞)

晨光落在江边树枝的睫毛上
我走过的路线,草的疯狂
拥抱黎明的后腿。

一段路。随江流弯曲
高宽的吉阳大桥。没有高过鸟的翅膀
只有赣江的水。安静
即使侵蚀堤岸也交给时间
即使我是江里的一滴水
也难以描绘
散乱的草,江滩和高矮的树

如此安静的样子就像儿子
把梦调成静音状态
表情比梦境更丰富多彩

朗读者

■ 阿北(深圳)

前半生的因緣
全在后半生得到应验

贫穷,或者少年贪玩
不能是梦想沉睡的催眠剂

生铁的疼痛
惊起大鸟扑钟
蓝色的火焰中
秘密向墙上的挂钟诉说

读啊,读啊
朗读者在文字中归于平静

【倾听备忘录】独处

■ 蒋楠(东莞)

阳台上的女人把白日的伪装
晾在半透明的黄昏里

暗地窥视玉兰花背弃树枝
她的笑容在嘴唇间枯萎

厨房里文火炖的鸡汤,咕咕冒着气泡
她揭开锅盖,为平淡的日子加了点盐

顺便看了看那些白色的火焰
如何将身体的谎言变回水雾

赤脚,穿低胸睡衣
这 124 平米的空间,是她独立的帝国

她享受这样的独处
空荡的房间,装着一颗空荡的心
阳台上衣服的水珠滴落,在月季的花
苞上

像极了她心中流到半道又流回去的
泪水

一把剃须刀

■ 阮雪芳(潮州)

当你少女时,一把剃须刀引起你的好奇
在父亲用过之后,你拿起来,往脸上
推,像小小的割草器划过早晨的嫩枝
当你成为一个男人的妻子
一股吉列剃须泡沫的味道
扑面而来。你感到清冽的泉水
涌动,从身体的某处
在你年老时,一把剃须刀
将会带来什么。当他们一个接一个地
离开
现在,你坐在客厅
透过镜中影像,儿子
那个年轻人正第一次使用
你微笑,看着

我的铁皮屋

■ 黄吉文(东莞)

我的铁皮屋 在南方
在一座高楼的最高处
简单 简陋
一如我失重的内心
一个月八十元的房租
刚好覆盖我三十个沉沉的睡眠

我的铁皮屋
靠近暴雨与雷电
它承受天空的重量
以及重量背后巨大的苦难
窗前的百日菊 在春天
摹仿冬日的行姿
梦中的香气已被工业的烟尘
轻轻掐断
锈迹斑斑的记忆
已让潮湿的季节发酵
就像我在流水线上挣扎的青春
被斑驳的飓风送远

我的铁皮屋 夜夜有梦
我是有梦的异乡人
微笑抑或凋零
都无法清醒

在臂力之外,欠缺空着

■ 一径秋色(东莞)

对应清欢,失重失意并坐
人群拼成长方形,围拢;跳动的心点
燃火苗
那光亮照耀暗底的幽深
隧道朝哪里延伸皆是一种方向
自然以它惯性的魔力引领,事物从内
朝外生长
感恩的人生,行径路经磨砺艰辛
每一处,打结的凹凸处藏有喜悦
及喜悦后无力庇佑的遗憾!
让稍远的目光滋生轻愁、怨忧
颓废自责,正好抵消缺失的内疚
哪一朵花蕾开得艳丽,呈现在梦里呢
在路旁、在草莽、在山径拐角处……
目光凝视,那一盅未续满的茶
另一双手持续注满
释怀,看满在空里清浅向上

虚假广告(外一首)

■ 李老万(东莞)

每次路过那间诊所
总有一些女子表情痛苦地皱起眉头

我猜它打出的“无痛人流”
一定是虚假广告

盆景

自第一次屈膝弯腰
你就慢慢习惯了疼痛
直到不再仰望天空
你还是需要阳光和雨水
却仅仅是为了
活着

旷野是否需要一只鸟

■ 刘帆(东莞)

熟悉的旷野在时光的平原连着村庄
沉默是与生俱来的对白
一些草在那里孤独地生活
关于生长与枯萎的事情,其实
需要一只鸟掠过
那么风吹草低,交流空气

久了,月光就会没入泥土
跟随泪水西沉,淌在一片卑微之中
这时,因为一只鸟的扑棱
面对镜子,花儿静静地开放
旷野上隐隐的秘密,最终会找到
蓝天流动的温暖

就像黎明开始后的早晨
乳色而优雅的云,与天空构思
低语是来自遥远的一种声音
不易察觉的笑容,在旷野的胸膛上更加辽阔
那些感动与幸福在扑棱、扑棱中
欢呼:来吧,不要停止

向日葵

■ 许晓雯(潮汕)

金黄的房间是一片麦田
种满了向日葵
它们靠水和气息维持着生命

当我开心时,幼嫩的花盘朝向我微笑
当我难过、抑郁时,它们也黯黯低下头
在没有阳光的房间里,我们成为彼此的太阳

每一次俯身倾听、温暖地注视
都会重新唤醒我内心的光亮与信仰
但它们却一如既往地冷静、缄默

孤岛

■ 若诗(东莞)

牧养的月光,离家出走
大雨在心中,滂沱
无边的黑夜,从四面八方涌来
包围我,淹没我
坚硬的现实,逃不开,躲不掉
太多的烦恼,在午夜爬眉入眼
心,变成一座孤岛
忧伤潜伏,疼痛尖叫

尝试在纸上养鹤,种花,拾字酿词
在浅浅的诗行里,播种,耕耘
将储存在心里最里面的阳光,放出来
孤岛上,会不会杏花含粉,春风浩荡?

蚂蚁

■ 东方玉(东莞)

在飞机上看云彩
模拟仙境很逼真
想象有仙人脚踩祥云
自己离天庭更近一些

我也喜欢俯身看大地
山脉小似玩具
车辆像礼盒跑来跑去
来往行人 我想到了蚂蚁

看到这些 我想到了渺小
在茫茫宇宙 小如尘埃的生命
从此我得仔细看路
再也不忍伤害一只蚂蚁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gqzh.org.cn)
和《潮头文学》同时刊发

